新元史/卷2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三 ◄

新元史
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

► 卷二百二十五

铁木迭儿 铁失 伯颜 哈麻 雪雪

铁木迭儿 铁失 伯颜 哈麻 雪雪

铁木迭儿，蒙古人，普祖唆海，赠太尉，谥武烈。祖不怜吉歹，宪宗时为大将，七年伐宋，自邓州略地至江汉，赠太尉，谥忠武。不怜吉歹二子：忽鲁不花，中统初为中书左丞相，兼中书省都断事官，赠太师，谥忠献；木儿火赤，赠太师，谥忠贞。三世并追封归德王。

铁木迭儿，木儿火赤之子也。大德间，为同知宣徽院事，兼通政院使。武宗即位，迁宣徽使，有宠于皇太后。至大元年，出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，拜云南行省左丞相，以擅赴阙，为尚书省所劾。诏诘问，寻以皇太后旨贷之。

武宗崩，仁宗在东宫，诛丞相脱虎脱等，用完泽及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，更张庶务，而皇太后已有旨，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，帝不得已相之。及幸上都，命铁木迭儿留守大都。完泽等奏：“故事，丞相留京师者，出入得张盖。今右丞相铁木迭儿，请得张盖如故事。”许之。

皇庆元年三月，铁木迭儿奏：“臣误蒙圣恩，擢任中书，年衰且病，虽未能深达政体，事有创行，敢不自勉，继今朝夕视事，左右司六部官有不尽心者，当论决，再不悛

者，黜勿叙，其有托故侥幸他职者，亦不叙。”帝韪其言。二年，以病罢。延祐改元，丞相合散奏：“臣非世勋之胄，不可居右相。”举铁木迭儿自代。帝令白皇太后，授以中书省印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。居数月，复拜中书右丞相，合散为左丞相。铁木迭儿奏请：“内侍毋隔越妄奏，中书政务，诸司毋辄干预。富民往诸番商贩，率获厚利，商者益众，中国物轻，番货反重。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，发舟十纲，给牒以往，归则征税如制；私往者，没其货。又以经用不给，请预买山东、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治铁货，以足今岁之用。并核江南田，令田主自实顷亩状入官，诸王、驸马、学校、寺观亦如之；仍禁私匿民田，贵戚势家毋得沮挠。”仁宗皆从之。寻遣使者分行各省，括田增税，苛急烦扰，江西蔡五九作乱，始罢其事。

二年七月，诏谕中外，命右丞相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。十月，进太师。十一月，大宗正府奏：“累朝旧制，凡议重刑，必决于蒙古大臣，今宜听于太师右丞相。”从之。

铁木迭儿既再为首相，怙势贪虐。平章政事萧拜住稍牵制之。而杨朵儿只自侍御史拜中丞，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。上都富人张弼杀人系狱，铁木迭儿使家奴胁留守贺伯颜出之，伯颜不从。朵儿只廉得铁木迭儿所受张弼赂有显征，乃与拜住及伯颜奏之：“内外监察御史凡四十余人，共劾铁木迭儿桀黠奸贪，阴贼险狠，蒙上罔下，蠹政害民，布置爪牙，威詟朝野，凡可以诬陷善人、要功利已者，靡所不至。取晋王田千余亩、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千亩、卫兵牧地二千余亩。窃食效庙供祀马。受诸王哈剌班第使人钞十四万贯，宝珠、玉带、氍壖、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。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一十两。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。既已位极人臣，又领宣政院事。诸子无功于国，尽居贵显。纵家奴凌虐官府，为害百端。以致阴阳不和，山移地震，灾异数见，百姓流亡，己乃恬然略无省悔。私家之富，在阿合马、桑哥之上。四海疾怨，咸愿车裂斩首，以快其心，如蒙早加显戮，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。”奏既上，仁宗震怒，诏口逮问，铁木迭儿匿皇太后近侍家，有司不敢捕。仁宗不乐者数月，又恐出皇太后意，不忍重咈之，乃罢其相位，余悉不问。铁木迭儿家居未逾年，又起为太子太保，中外闻之惊骇。御史中丞赵世延率诸御史论其不法数十事，内外御史论其不可辅道东宫者又四十余人。然以皇太后故，终不能治其罪。

七年正月，仁宗崩。越四日，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，复拜右丞相。又逾月，铁木迭儿宣皇太后旨，召萧拜住与杨朵儿只至徽政院，与徽政院使失列门等杂问之，责以前违皇太后旨，令伏罪。即入奏，执二人弃市。是日，白昼晦冥，都人恟惧。三月，英宗即位，中书省启：“祖宗以来，皇帝登极，中书率百官称贺，班首惟上所命。”英宗曰：

“其以铁木迭儿为之。”是月，加铁木迭儿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太师，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。五月，英宗在上都，铁木迭儿嫉留守贺伯颜不附已，诬其以便服迎诏为不敬，下五府杂治，竟杀之。都民为之流涕。

赵世延时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，铁木迭儿启英宗，遣使逮捕之。世延未至，铁木迭儿使讽世延，啖以美官，令告引同时异己者，世延不肯从。至是，坐以违诏不敬，令法司穷治，请置极刑。英宗曰：“彼罪在赦前，宜释免。”铁木迭儿对曰：“昔世延与省台诸人谋害老臣，请究其姓名。”英宗曰：“事皆在赦前矣，又焉用问。”数日，复奏世延当处死罪，又不允。

久之，帝觉其所谮毁者，皆先朝旧人，滋不悦，乃任拜住为左丞相，委以腹心。铁木迭儿渐见疏外，因称疾不出。至治二年，拜住奉命至范阳立《安童碑》，铁木迭儿将莅省事，入朝，至宫门，帝遣内侍赐之酒曰：“卿年老，宜自爱，待新年入朝未晚。”遂怏怏而返，是年八月卒，命给钞市葬地。

十二月，其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坐受刘夔冒献田亩，伏诛，仍籍其家。三年五月，监察御史盖继元、宋翼言：“铁木迭奸险贪污，请毁所立碑。”从之。仍追夺官爵及封爵制书。六月，毁铁木迭儿祖父碑，追收元降敕书，告谕中外。七月，籍铁木迭儿家赀。

泰定帝即位，御史言：“铁木迭儿专政，诬杀杨朵儿只等，罢免王颜、高昉、张志弼，请加昭雪。”诏有者召还录用，死者赠官有差。监察御史脱脱、赵成庆复言：“铁木迭儿在先朝，包藏祸心，离间亲藩，诛戮大臣，使先帝孤立，卒罹大祸。其子琐南，亲与逆谋，久逭天宪，乞正其罪，以快元元之心。”诏诛之。监察御史许有壬又言：“铁木迭儿死有余辜，请剖棺戮尸，以谢天下。”帝不允。三年，礼部员外郎元永贞言：“铁失弒逆，皆由铁木迭儿始祸，宜明正其罪，宣付史馆，以为人臣之戒。”从之。

铁木迭儿五子：班丹，知枢密院事，坐赃杖免；锁南治书侍御史，坐逆党诛；八里吉思，坐刘夔事诛；锁住，将作院使，明宗敕流于南荒。天历二年，丞相燕帖木儿言：“锁住有劳于国，请召还。”从之。至顺元年，锁住与弟观音奴、姊婿太医使野里牙怨望，祭北斗咀咒，事觉，俱坐诛。

铁失，铁木迭儿义子也。其妹为英宗第二皇后。初以翰林学士承旨、宣徽院使为太医院使。未逾月，特命领中都威卫指挥使。

至治元年，赐珍珠燕服。三月，特授光禄大夫、御史大夫，仍金虎符、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依前太医院使。帝尝御盝顶殿，谓铁失曰：“宣徽虽隶太皇太后，朕视之与诸司同。凡簿书，宜悉令御史检核。”既而，又命领左右阿速卫。冬十月，帝亲祀太庙，以中书左丞相拜住为亚献官，铁失为终献官。

明白冬十月，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脱脱以疾上请，未得旨，辄去，铁失劾之，杖六十七，谪云南。治书侍御史锁南，铁木迭儿之子也，改翰林侍讲学士，铁失奏复其职，帝不允。十二月，以铁失兼领广惠司事。英宗尝谓台臣曰：“朕深居九重，臣上奸贪，民生疾苦，岂能周知，故用卿等为耳目。爨者，铁木迭儿贪蠹无厌，汝等拱默不言。其人虽死，宜籍其家以惩后也。”

又明年三月，申命铁失振举台纲，诏谕中外。既而，御史台请开言路，帝曰：“言路何尝不开，但卿等选人未当尔。监察御史尝举八里吉思可大受，未几以贪墨败；若此者，言路选人当乎？否乎？”时铁木迭儿既死，罪恶日彰，帝委任拜住为右丞相，以进贤退不肖为急务，铁失不自安，遂潜蓄异图。

秋八月癸亥，帝自上都还，驻跸南坡。是夕，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、大司农失秃儿、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帖木儿、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泽、前治书侍御史锁南、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、典瑞院使脱火赤、枢密院副使阿散、佥书枢密院事章台、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、孛罗、月鲁帖木儿、曲律不花、兀鲁思不花等，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，杀右丞相拜住。铁失直犯禁幄，弑英宗于卧内，使赤斤帖木儿、帖木儿不花驰赴大都，召集百官，收其符印。时枢密院掾史王贞言于副使完颜乃丹曰：“大行晏驾，丞相、中书、枢密无至者，赤斤帖木儿累朝退黜之人，帖木儿不花亦为散官，谁使之来？兵权所在，岂可以印授之！”乃丹叹息曰：“此御史大夫铁失所为也。”贞遍告枢府大臣，请急执赤斤帖木儿等，与中书省同讯之。闻者皆不敢发。

九月，泰定帝即位，铁失及其党始伏诛。监察御史许有壬上言：“铁失身领台端，妹为君配，先帝待之情逾骨肉，纵不思报效，忍为寇仇！自古宫闱之变，未有若是之惨者。宜戮其全家，潴其居室。铁失之妹，系是祸根，勿令污染宫围，即时逐出，从朝廷议拟区处。”奏上，事寝不报。

史臣曰：“南坡之祸，铁木迭儿为之也。英宗知铁木迭儿之奸，而置其义子于左右，

其反噬宜矣。自古母后淫恣，昵于权臣，未有不酿弒君之祸者。魏冯太后、元兴圣太后是已。仁宗考终，幸不为魏之献文。然铁木迭儿之逆党，卒杀英宗。呜呼！何其酷也。

伯颜，蔑儿吉氏。年十五，奉成宗命，侍武宗于潜邸。

大德三年，从武宗北征海都。五年，从拒海都于迭怯里古之地，又战于哈剌答之地，皆有功。

十一年，武宗入继大统，伯颜扈从至上都，赐号拔都儿。帝即位，授吏部尚书，改尚服院使，又拜御史中丞。至大二年，拜尚书平章政事，赐交龙虎符，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。三年，加特进。延祐三年，改周王常侍。四年，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五年，迁御史大夫。六年，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七年，又拜陕西行台御史大夫。至治二年，复迁南台。泰定二年，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三年，改河南行省。

致和元年，泰定帝崩。八月，燕铁木儿起兵于大都，遣明里董阿至江陵，迎文宗，道过河南，密告伯颜，伯颜叹曰：“此吾君之子，吾夙荷武宗厚恩，曷敢观望。”即集省官明告以故。于是会计乘舆供御及赏犒之用，靡不备至。即遣蒙哥不花驰告文宗，又使罗里报燕铁木儿曰：“公为其内，河南事我当自效。”伯颜别募兵五千人，迎车驾于江陵，自勒所部兵以俟，参知政事脱别台曰：“今蒙古兵与宿卫之士，皆在上都，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，吾恐此事不易成也。”伯颜不听，是夜，脱别台欲杀伯颜，伯颜觉，拔剑杀之，夺其军，收马一千二百匹。文宗拜伯颜河南行省左丞相。车驾至，伯颜擐甲胄，与百官导入，即俯伏称万岁劝进。帝脱御铠、宝刀及海青白鹘、文豹以赐之。明日，扈驾北行。

九月，文宗即位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仍领宿卫。寻加太尉，赐黄金二百五十两、白金一千两，楮币二十五万缗，进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军国重事、御史大夫、中政院使。天历二年，拜太保，加储庆使，赐虎符，特授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明宗即位，文宗为皇太子，拜太子詹事。八月，拜中书左丞相。

明宗崩，文宗嗣立，加储政院使。至顺元年，拜知枢密院事。帝以伯颜功大，尚世祖女孙卜颜的斤公主，又赐黄金双龙符，文曰：“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动臣。”又命宴饮视宗王礼。二年八月，进封浚仪王，加侍正府侍正，又加昭功宣毅万户、忠翊侍卫都指挥使。三年，拜太傅，加徽政院使。八月，文宗崩。伯颜与燕铁木儿，奉皇太后之

命，立宁宗。十一月，宁宗又崩。

四年六月，惠宗即位，拜中书右丞相。元统二年，进太师、奎章阁大学士。十二月，进封秦王。至元元年六月，燕帖木儿子唐其势忿伯颜位己上，与其弟塔海杀伯颜，为伯颜所杀，遂执皇后废之。七月，鸩弒皇后于开平民舍。帝为诏谕天下，赐伯颜答剌罕之号，太皇太后赐第时雍坊。三年，奏杀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汉人，帝不从。四年，奏请解政务，三宫交勉慰留。诏立伯颜生祠于涿州。五年，诏为大丞相，加号元德上辅，赐七宝龙虎金符。

伯颜自杀唐其势之后，专权自恣，渐有奸谋，密与太皇太后议，废帝立燕帖古思，帝知之，初，伯颜养兄子脱脱为子，宿卫内廷，伺帝起居。脱脱见伯颜凶暴日甚，私忧之，乘间自陈忘家徇国之意，帝犹不之信。遣阿鲁、世杰班，日以忠义之言与之往复，知脱脱意无他，帝始与脱脱密谋讨之。是年，车驾至自上都，伯颜构杀郯王彻彻笃，奏赐死，帝未允，辄传旨行刑，又杀其近属百余人。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、威顺王宽彻不花，帝益忿。

六年二月，伯颜自率卫兵，请帝畋猎。脱脱告帝托疾不往。伯颜挟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。脱脱与世杰班等合谋，白于帝，请罢其政事。戊戌，脱脱悉收门钥，领卫兵，阿鲁、世杰班侍帝侧。是夜，帝御文德殿，遣太子怯恭丹月可察儿率三十骑抵太子营，与太子入城。夜半，命只儿瓦台奉诏往柳林，出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。诏曰：

朕践位以来，命伯颜为太师、秦王、中书大丞相，而伯颜不能安分，专权自恣，欺朕年幼，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，变乱祖宗成宪，贼在天下，加以极刑，允合舆论。朕念先朝之故，尚存悯恤。今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，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，诏到时，即许散还。

明日，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。脱脱倨城门上，宣言：“有旨黜丞相一人，诸从官无罪，可各还本卫。”。伯颜奏乞陛辞，不许，遂行。过真定，父老奉觞酒以进，伯颜曰：“尔曹见子杀父事耶？”父老曰：“不曾见子杀父，惟见臣弒君耳。”伯颜俯首有惭色。三月辛未，诏徙南恩州阳春县安置，至龙兴路驿舍，饮乐死。

哈麻，字士廉，康里人。母为宁宗乳母。哈麻与其弟雪雪，早备宿卫，惠宗深宠之。哈麻有口辩，尤为帝所亲幸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。雪雪官集贤学士。帝与哈麻以双陆为戏，

一日，哈麻服新衣侍侧，帝方啜茶，即驸茶于其衣上。哈麻曰：“天子固当如是耶！”帝一笑而已。

哈麻声势日盛，自藩王戚里，皆赂遗之。寻以罪，贬南安，复召为礼部尚书，俄迁同知枢密院事。初，脱脱为承相，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，哈麻日趋其门。会脱脱罢相，而别怯儿不花为丞相，与脱脱有旧怨，欲中伤之，哈麻每于帝前力加营护。

未几，别怯儿不花罢，太平为左丞相，韩嘉纳为御史大夫，谋黜哈麻，讽监察特御史斡勒海寿劾其受宣让王等驼马诸物，又设帐房于御幄后，无君臣之分，恃提调宁徽寺，出入脱忽思皇后宫闱，犯分之罪尤大。脱忽思皇后，帝之庶母也。海寿，字允常，浑池人，拜监察御史，慨然曰：“张纲坦轮，先问豺狼之当道者，知所重也。台谏许风闻言事，况目击乎！”遂疏哈麻罪，对仗弹之。哈麻知其事，先于帝前辩析，谓皆为太平、韩嘉纳所摭拾。及奏入，帝大怒，斥弗纳。明日章再上。帝不得已，仅夺哈麻、雪雪官，谪居草地，而斡勤海寿出为陕西廉访副使，太平罢为翰林学士承旨，韩嘉纳罢为宣政使，寻出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顷之，脱脱忽里皇后泣诉于帝，谓御史所劾哈麻事为侵已，帝益怒，乃诏夺海寿官，禁锢终身。”已而脱脱复为丞相，也先帖木儿复为御史大夫，谪太平居陕西，加韩嘉纳以赃罪，杖流尼噜罕以死。

召哈麻为中书添设右丞。明年正月，除右丞。时脱脱方信任汝中柏，由郎中为中书参议，自平章政事以下，见其议事，皆让之。独哈麻与之争辩，中柏因谮哈麻于脱脱。八月，罢哈麻为宣政院使，位居第三。哈麻由是深衔脱脱。初，哈麻尝西天僧运气术媚帝，帝习之，号演揲儿法。演揲儿，译言大喜乐也。哈麻之妹嫁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，有宠于帝，与老的沙等十人俱号倚纳。秃鲁帖木儿性奸狡，帝尤爱之，荐西番僧伽怜真于帝。僧善秘密法，谓帝曰：“陛下虽尊居万乘，富有四海，不过保有世而已。人生几何，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。”其法亦名双修法。曰演揲儿，曰秘密，皆房中术也。帝日从事其法，广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，甚至男女裸居，丑声流播，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。皇太子年日长，尤深疾秃鲁帖木儿等所为，欲去之未能也。

十四年秋，脱脱出师讨高邮，哈麻乘间复入中书平章政事。汝中柏累言哈麻必为后患，宜黜之。也先帖木儿不从。哈麻恐终不自保，诉于皇后奇氏曰：“皇太子既立，而岫宝及郊庙之礼不行者，脱脱兄弟之意，留以待中宫生子也。”皇后颇信之。会也先帖木儿移疾家居，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风指，劾也先帖木儿罪恶，章三上，帝始允之。诏收御史台印，令也先帖木儿出都门待罪，以知枢密院事汪家奴为御史大夫。

寻诏数脱脱老师费财之罪，即军中夺其兵柄，安置淮安。即以雪雪知枢密院事，代领其军。

至正十五年四月，雪雪由知枢密院事拜御史大夫。五月，哈麻遂拜中书左丞相，国家大柄，尽归其兄弟二人。是年十二月，哈麻矫诏鸩杀脱脱于阿轻乞之地。

十六年，哈麻兄弟密谋奉皇太子践位，废帝为太上皇。私语其父秃鲁曰：“我兄弟位居宰辅，宜自惜声名，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亵，为天下士大夫讥笑，我将除之。且上久不亲机务，四方盗日起，皇太子年长，聪明过人，不若立为以帝，而奉上为太上皇。”其妹素诡谲，闻之，归告其夫。秃鲁帖木儿恐皇太子为帝，则已必诛死，即奏其事于帝，然不敢斥言淫亵事，第曰：“哈麻谓陛下年老。”帝大惊曰：“朕头未白，齿未落，遽谓我老耶！”遂与秃鲁帖木儿谋去哈麻、雪雪，计已定，秃鲁帖木儿走匿尼庵中。明日，遣使谕哈麻、雪雪毋入朝。御史大夫搠思监，因劾奏哈麻兄弟罪恶，帝曰：“彼兄弟虽有罪，然侍朕日久，且与朕弟同乳，可姑缓其罚，令出征自效。”已而中书右丞相定住、平章政事桑哥失里，复执奏不已，乃诏哈麻于惠州安置，雪雪于肇州安置。比行，俱杖死。